

■家庭相册

那些年 紧张惶恐的父亲

□丁香文/图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我们姊妹几个有很多次让父亲紧张惶恐的情况，每每想起，几欲落泪。

1987年，大姐第二次参加中考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，大家都是拼了命地考中专，就是为了早一天成为“吃国家粮”的公家人。

那是夏天一个下火的日子，我们姊妹几个在母亲的带领下在田间除草，父亲则骑车去县城师范看榜，我们一次次往村西头张望……终于，父亲骑着那辆大金鹿出现了，但父亲却一言不发。只见父亲把车子立在地头，从车把上摘下黑书包，从黑书包里掏出纸和笔，然后蹲在地头，计算起来。我们走近了才看清，那是大姐各科的成绩单，父亲一门门加着，太阳火辣辣地烤着，父亲的额头上浸满了巨大的汗珠，但是父亲握笔的手却一直在颤抖，终于，父亲停下笔，抬起头，嘴

唇打着哆嗦：“人家没算错，就是差1.5分……”

那年，大姐差一分半没有考上公立师范。被困苦的农家日子压弯了腰的父亲，不是不相信人家的计算，他只是不愿相信区区1.5分把大姐挡在了公家人的门外。后来几经辗转，大姐终成公立教师，但每每想起父亲颤抖着手计算她总分的情景，大姐总是唏嘘成泣。

二姐上三年级那年，村里的孩子一窝蜂学骑自行车，二姐天性好动，加入了学车的队伍，半个下午就歪歪扭扭地会骑了。等到天色已晚，大街上暗了下来，终于，在一个胡同口，二姐没有看清路中间的一块半头砖，直接轧了上去，二姐连车带人倒地，而且是头部直接接触地！当场就昏了过去，大家七手八脚把二姐抬回家，父亲几乎是趑趄着冲进屋里，抓住二姐的手，结结巴巴地



说：“妮儿，你看看，我是大大……”二姐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并不认得父亲，父亲急得要哭了，非要找地排车拉着二姐到县医院拍片子，村里的赤脚医生对父亲说：“没大事，应该有点脑震荡，休息休息就好了……”父亲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
在我们姐弟几个里，论学习成绩，二姐相对较差，二姐惭愧，父亲总是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小时候骑车摔着过……”

小弟上高二那年，接触上了不学习的坏孩子，一开始我们都没察觉，只是看到他经常下意识地做霹雳舞动作，并越来越注重穿衣打扮，终于，那个晚上，小弟向父亲挑明：不想上学了……

书海掠影



读懂命运的玄机

——读王蒙《中华玄机》

□刘淑萍

2017年10月王蒙出版了新作《中华玄机》，全书分“个性”“魂魄”“世道”“人心”“天下”五部分共36篇，这是继他的《中国天机》之后的又一力作。

在我看来，“玄机”似乎是一个带点神秘、带点玄虚还有某种宿命论的词语，但王蒙说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，他据此谈及很多的日常生活。

全书既有老、庄、孔、孟等伟大思想家对于朝代兴衰、社会发展的总结，也有罗贯中、曹雪芹等杰出文学家对历史和时代的记录及社会发展的总结。王蒙表示，“中华玄机”最基本的意思就是“高深的道理”，这就排除了人们头脑中惯有的绝对唯心成分，从文化的角度，从古为今用来诠释“玄机”。

比如，关于“道法自然”，王蒙在《魂魄》部分“老子的哲学”里讲“知白守黑，知雄守雌，知荣守辱”，这是老子的辩证法，指物极必反、逆向思维、逆向对策、低调做事。“知白守黑”就是心里明镜似的，但把自己看作是在一种蒙昧和无知的状态，不是事事显聪明；“知雄守雌”是知道该怎么英武、雄强，知道可以怎么摆强势、显威风，但不那么干，而是保持低调普通；“知荣守辱”是知道怎么出风头，但宁愿忍辱负重，荣华富贵的事不往前钻，宁愿在后面做普通人。

“玄机”一词有些深奥，何为“玄机”？王蒙接受记者采访讲了一个故事：子夏问孔子，颜回的为人怎样？孔子说，他的仁爱胜于我。又问，子贡的为人怎样？回答，他的口才胜于我呀。再问，子路的为人怎样？答，他的勇气胜于我啊。最后问，子张的为人怎样呢？答曰，他的严谨庄敬胜于我！子夏又请教说，既然他们四人都胜于您超过您，为什么还要侍奉先生您作老师呢？孔子说，颜回仁爱，但他不明白有时候不能仁爱（而应分清是非，弃恶扬善）；子贡雄辩，但他不明白有时不应去辩（而应沉默寡言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）；子路也非常勇敢，但他不懂有时要示弱（该退则退，息事宁人，换子张说的柔弱胜刚强）；子张确实是庄敬严谨的，但他缺少必要时求同的智慧（随和妥协，争取多数）。

王蒙认为，事物相辅相成、互悖互补、阴阳和谐，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玄机妙理。只有一个正面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应该看到，理解并有办法应对各种的负面。

《中华玄机》是一部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生活智慧的厚重之作。人们常常怨叹自己时运不济命运不公，殊不知，命运的玄机其实就蕴藏在你是否掌握了“知白守黑，知雄守雌，知荣守辱”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辩证法和生活哲学。我想，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，人的命运还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换句话说，命运玄机既与各自的人格、脾性、学识、努力等相关，更与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关。

■图片故事

天还黑着，母亲起床，土灶醒了，大口大口吞吃着柴火，葱花在锅里刺刺啦啦地响着，热气在房梁上缠着绕着，真像一曲温暖动听的乡村小调。

小时候，家里祖孙三代，十几口人，加上鸡鸭猪狗，全张着嘴，等着吃。一个土灶，守着一个风箱，站成了永恒。

我家的土灶很贪吃，柴火总是不够烧，幸好还有树叶子接济。奶奶大概不知道“观一叶落而知秋”，但是，叶子一黄，她就背上竹耙子搂树叶去了。奶奶扭着小脚，我像小尾巴一样，跟在身后，拿着父亲做的铁签子，穿树叶。长长的粗铁丝，用尖头一扎，往上一撩，时间不长，就穿满长长的一串。附近的树林里，树叶不是早早被人搂得干干净净，就是被有心人提前搂成了一个大圈。那意思是，这块地盘的树叶，有主儿了。我不服气，偏要走到圈里去穿树叶，奶奶不让，拉着我的手去更远的树林。

深秋的一个晚上，风雨交加。大约凌晨三四点钟，雨刚停，母亲叫醒我和哥哥，去搂树叶。母亲推着小车，哥哥打手电筒，我缩着脖子，跟在后面。尽管穿着棉袄棉裤，还是冻得直打哆嗦。以至于学到《刘胡兰》那篇课文时，我一读到“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”那句话，就立刻联想到那天。树林里，一片漆黑，顺着手电筒的光看去，湿漉漉的，厚厚的一层树叶。母亲用竹耙子搂，我和哥哥往小推车



会唱歌的土灶

□田秀娟文/图

里装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推着满车的“战利品”回家了。走到土灶前，我忍不住拍了他一把说，“嘿！你小子，又有吃的啦。”

土灶是个馋嘴挑食的家伙。他喜欢吞吃劈柴，吃到劈柴，他就兴奋了，手舞足蹈，火苗伸出长长的舌头，欢快而有力地舔着锅底。此刻，他唱的一定是欢乐的圆舞曲。烧麦秸或者玉米秸时，他乐呵呵的，火苗噼噼剥剥，像哼着一曲乡间小调；到了烧树叶的时候，他就不高兴了，哼哼唧唧，嘴里吐出一股股浓烟，呛得人流眼泪，得使劲拉风箱，他才不情愿地吐出火苗来。烧劈柴的时候，一般是在春节前炖肉或者蒸馒头的时候；烧麦秸，适合烙饼，大概是来客人了，要煎鱼烙饼，给客人吃；烧树叶的时候，准是在熬粥或者做一些简单的饭菜。当然，我最喜欢的事，就是看他吞吃劈柴。我

讨厌他吞树叶时那股委屈劲儿，恨不得揍他两巴掌。

母亲做饭，我们喜欢围在土灶前，打下手。这个切菜，那个淘米，一家人隔着烟火大声说笑。粗茶淡饭万年香。灶膛里熊熊烈火，灶台上热气腾腾，屋里的火炕温暖舒适，屋顶上炊烟袅袅升起，美好生活的希望也随着灶膛的火苗燃烧起来。

日子过得幸福不幸福，土灶比谁都清楚。土灶，无形中充当了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

我的小伙伴招弟常来我家蹭饭。她家灶台经常是冷冰冰的，冬天，家里像个冰窖。招弟的娘，太能生，密匝匝四个丫头。他爹娘不甘心，给丫头们起的名字里面都带个“弟”字。生第五个娃时，他爹只看了一眼，就捶胸顿足骂起老天爷来了。从此，这个男人天天泡在麻将局里。无奈，输得多，赢得少，很快把家

败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有一天，债主怒气冲冲找到家里，搬起一块大石头，把他家的土灶砸烂了。招弟的娘哭天喊地，“这日子没法过啦！”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摔盘子摔碗，成了招弟爹娘的家常便饭。灶台上面裂了长长的口子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呜咽着蜷缩在一旁。

一天中午，招弟的哭声响彻了半个村子。招弟的娘喝了农药，躺倒在土灶前的地上。招弟爹听到消息，扔了麻将，急吼吼地往家跑。村里几个汉子手忙脚乱地帮着把招弟娘送到了乡卫生院。洗胃、抢救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。

招弟娘出院那天，村里德高望重的春旺爷带着几位老人，来到招弟家。他们围坐在土灶前，给招弟爹约法三章。最后，春旺爷说，过日子就得有个过日子的样儿。赶紧把土灶重新盘盘。招弟爹鸡啄米一样点头哈腰，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，好好过日子。

后来，招弟的爹改邪归正了，拆了家里的破土灶，盘了新土灶。招弟娘烧火，他掌勺，孩子们打下手，家里有了烟火气，房顶的炊烟按时敲响地升起。大家都放心了。

奶奶、春旺爷都走了，土灶也走了。

每当看到地上的落叶时，我就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想起那会唱歌的土灶，想起围在土灶周围的快乐日子。我知道，土灶也如我一样，仍然怀念过去的日子和逝去的歌声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